

l e t t e r s

128

法国大学128丛书

当代家庭社会学

〔法〕 弗朗索瓦·德·桑格利 著
房 萱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collection

128

策划组稿：臧 策 责任编辑：孙 瑛
封面设计：鹿 溪 版式设计：丁桂发
丛书主编/张智庭

已出书目

小说——文学分析的现代方法与技巧
俗套与俗语——语言、语用及社会的理论研究
文学文本的精神分析
 杂闻与文学
 互文性研究
 新小说 新电影
诗学——文学形式通论
 文本发生学
 城市社会学
 疾病与医学社会学
 话语分析基础知识
 超现实主义
 精神分析学导论
 性社会学
 焦虑与焦虑性障碍
 图像分析

ISBN 978-7-201-07664-5



9 787201 076645 >

定价：12.80元

当代家庭社会学

[法] 弗朗索瓦·德·桑格利 著

房 萱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家庭社会学 / (法) 桑格利著; 房萱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2. 8

(法国大学 128 丛书)

ISBN 978-7-201-07664-5

I. ①当... II. ①桑... ②房... III. ①家庭社会学
IV. ①C913.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63616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天津市永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787 × 1092 毫米 32 开本 4.625 印张

字 数: 90 千字

定 价: 12.80 元

Sociologie de la famille contemporaine

François de Singly

©Armand Colin 2006 3e

Cet ouvrage est publié avec le concour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本书的出版承蒙法国外交部的资助,特此致谢

目 录

引 言 埃米尔·涂尔干和《婚姻家庭》	(1)
1. 当代家庭关系	(3)
2. 当代家庭的私密性和公开性	(4)
3. 当代家庭是“个人主义化的”	(5)
4. 当代家庭社会学缺乏对代际关系的关注	(9)
第一章 家庭对国家的依赖	(13)
1. 家庭和学校	(13)
1.1 学校,当代家庭的支柱	(14)
1.2 孩子,教育资本的载体	(18)
1.3 家庭对学校的间接影响	(22)
2. 家庭和国家	(30)
2.1 国家,从经济上替代丈夫的角色	(30)
2.2 家庭行为新规则	(35)
2.3 国家对家庭关系的管控	(43)
第二章 亲缘关系中当代家庭的独立性	(49)
1. 独立的表现	(51)
1.1 几代人之间的断续	(51)

1.2	回归夫妻家庭:对《城市乡村》的分析	(53)
1.3	配偶选择	(58)
2.	与亲属的新关系	(66)
2.1	极富情感又显独立的互助	(67)
2.2	处理亲缘关系的原则	(73)
2.3	等级关系	(79)
第三章	当代家庭中个体的独立化	(85)
1.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家庭变革	(85)
1.1	掌握自己的命运	(86)
1.2	当代家庭发展的两个阶段	(87)
1.3	集体与个人的统一	(89)
2.	追求个体自主	(92)
2.1	对自主性需求的阐释	(92)
2.2	有限的自主	(96)
2.3	夫妻间共同空间与私人空间难以协调划分	(98)
3.	女性的依赖度	(102)
3.1	夫权的衰退	(102)
3.2	夫妻制,一种家庭生产方式	(103)
3.3	自我价值的间接或直接体现	(107)
4.	自主化的后果	(111)
4.1	婚姻的脆弱	(111)
4.2	婚姻破裂的代价	(114)

4.3 教育关系的重组	(115)
结 论	(120)
参考书目	(122)
作家索引	(132)

引言 埃米尔·涂尔干 和《婚姻家庭》

欢迎读者进入当代家庭社会学走廊。在开始参观之前，我们最好先对已有研究成果做一个理论上的梳理，因为这些理论虽然各有千秋，但它们缺乏共同框架。对这些研究著作的整理及结构方式的选择，是受埃米尔·涂尔干 1892 年的一篇课堂讲义^①的启发而产生的。也就是说，尽管一些演讲或是文章总是试图向我们展示家庭每天、每年抑或每十年都在经历着的一种“变革”，但是其在 19 世纪末展现出的种种特征在百年后的今天仍然历历在目。这种所谓特征指的是一种双重运动：一方面是家庭的私人化，人们对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投注更大的注意力；另一方面是这一群体的“社会化”，这是由于国家干预的增加造成的。20 世纪，家庭成为这样一个空间，个人想在其中保护自己的个体性（个体价值百分之百得到体现），同时又要保护“国家这个次要手段”，是它在监督、帮助和规范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在引言中我们只讨论一种家庭类型，它是由埃米尔·涂

^① 埃米尔·涂尔干，《婚姻家庭》，1892 年课程，刊于 1921 年《哲学杂志》，又见《埃米尔·涂尔干文集》第 3 卷，午夜出版社，巴黎，1975 年，35—49 页。

尔干构想的,名为“婚姻家庭”。接下来的三章会用来描述其他家庭类型,在众多研究者的勾描构建下,我们最初设想的主要特征渐露雏形。由此我们得知,当代家庭的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对国家的依赖性更强(第一章)

更加独立于亲缘关系(第二章)

男人和女人的存在更加独立于家庭(第三章)

男人和女人,成人和孩子都在一种二元性范围内安排他们的私人生活:即集体或者个人的独立性需求以及对公共层面与日俱增的依赖感。当读者完成这次饶有兴趣的参观之时,应该已经对西方社会当代家庭的特征有了进一步认识^①。实际上,这些主宰当代家庭变革的主要趋势并没有摒去家庭中的紧张、敌对和矛盾。同样,家庭越来越大地依附于孩子的学业评估,但这并不代表某些家庭不会反过来试图掌控学校这一社会机构(第一章)。对于狭义的家庭及其与亲属的关系而言,也是一样的:虽然依附关系的减弱拉大了上一辈与其后各年龄段成员之间的距离,但是也正是这种疏远使双方维持着良好的关系(第二章)。最后,家庭中对个体自主性的追求也没有杜绝共享空间的存在和一个“同一体”的组建,比如家庭成员围桌而坐,相互交谈,既没有磨灭他们的个性,同时又加深了他们之间的联系,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① 引用的数据往往都是针对法国而言的。然而,只有在家庭政策方面国别差异才比较显著,在家庭实践方面区别甚微。可参见雅克·科马耶,弗朗索瓦·德辛格利的作品《欧洲家庭问题》,阿尔马丹出版社1996年出版,这本书中充斥了许多理论流派,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19世纪末以来西方家庭的演变发展。

1. 当代家庭关系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埃米尔·涂尔干描绘的家庭图景。当代家庭有其自身历史演变过程，它逐渐成为一个“私有空间”，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家庭成员更乐于成为一个整体，彼此分享私密生活，他们对成员间良好关系的形成投注更多注意力。但是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分离与家庭内部关系中情感分量的加重，往往是相伴而生的。所以从形式和结构上来定义家庭，也就是从那些最简单的“可见的”描写数据出发，这样做可能会使我们忽略关系这一因素，而后者在理论层面是很重要的环节。某些人种学和历史人口统计学方面的研究，就是由于过多地聚焦于形式和结构，而掩盖了家庭功能和运行模式方面的特征。正如核心家庭——即由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他们的孩子共同居住在一起组成的家庭——这种形式一直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家庭模式总是拥有相同的功能，而家庭中两性之间及各代人之间关系的协调也不见得是一成不变的。20世纪50年代法国的核心家庭模式不能与十六七世纪的简单家庭等同视之。

因此应该避免单一地从数据和人口统计学角度阐释家庭这个概念。虽然在定义勾勒“流动”家庭的过程中困难重重，但我们不能就此推断对于参与者自己来说，家庭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他们可能并没有这种不确定感（正如一对夫妻自己不会提出“我们是何时开始婚姻生活的”这样的问题）。在家庭生活中，男人和女人更忧心于双方个人空间的管

理,而不是关于时间界限的划分。

我们更愿意把“人际关系的”这个形容词与当代家庭联系在一起,涂尔干从 1892 年就注意到了家庭的这一主要特征:“我们与家庭捆绑在一起,只是因为我们的父母、妻子和孩子。从前,情况就截然不同了,我们与物缔结的联系往往胜过与人的关联,家庭是优先围绕着维持家庭财产的物组织起来的,而对个人的考虑往往居于次要。”(涂尔干,1921 年)

2. 当代家庭的私密性和公开性

在有关“婚姻家庭”的课程中,涂尔干发表了现代家庭的一个悖论:一方面越来越“私人化”,另一方面越来越“公开化”。虽然相对于亲戚、邻里及社会其他部分,家庭的重心更集中于家庭成员及其自主化,但这一过程同样伴随着家庭对国家越来越深的依赖性:“国家成为家庭生活的一个要素。”家庭一方面个人化,另一方面又要最大程度地“社会化”,对于涂尔干来说,这两种趋势是难以彼此剥离的。向家庭圈子的“退隐”,对家庭自主化的追求,对亲密关系的迷恋,这些都有其隐藏的一面:实际上国家管控着私人生活,以便使其在特定的条件下正常运转。

现代家庭同样是处在监督下的。比如,19 世纪,限制父亲惩罚权的司法条例付诸实施。父亲不再是家庭无可争议的主人,家庭不再是“父系制度的”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孩子

都是国家干预家庭生活的一项重要目的^①。就在涂尔干撰写其讲义的时候,就有一位公共救助机构的调查员通过卫生法律实施了一项针对所有儿童的疾病预防体系。他承认,“家庭这道围墙已经有了突破口,社会试图借此窥探和潜入家庭,来适时维护孩子的权益”。对卫生和教育的担忧使我们有必要对父母的行为进行监督。所以,现代家庭绝对的自主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幻想,因为家庭的运行总是伴随着国家和各种社会机构的大量干涉。

虽然婚姻家庭与过去的家庭形式有所区别,但其界限也非泾渭分明,因为婚姻家庭的自主性也是相对的。涂尔干认为国家就像配偶双方的父母,在最亲密直接的环境中对其进行控制。比如说,过去在一个村庄当中,如果某些人不遵守社会秩序、性规则或者家庭秩序,例如女人嫁给比自己大的男人或者其他村落的男人、女人在家中独揽大权等,都会引起群体性骚乱,现在这种现象消失了。因为国家取缔了这种示威游行,反而去支持卫生工作者、医生、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社会福利员、夫妻治疗医师、家庭协调员等的工作,当然这个名单还可以无限延长。

3. 当代家庭是“个人主义化的”

涂尔干课程中的观点引起过批评,其中有被误解的成分,

^① C. 罗莱,《从国家的目的到孩子的权利》,《家庭集团杂志》,1993年,第138期,4—11页。

同时他的某些观点本身确实也是由错误的判断产生的。他认为,以人为本与家庭范围的缩小息息相关。现代家庭的“核心领域”由丈夫、妻子和小孩构成,围绕着这个中心还存在一个“附属空间”,主要包括先辈尊长和子孙后代。但如果从人口统计学、历史、人种学来看,这是错误的;核心家庭并不是专属于现代社会的独一无二的西方家庭模式,它还存在于其他社会形态和历史阶段^①。很显然,涂尔干受流行于19世纪末的革命主义思想影响很深。家庭范围的缩小也可以理解为“核心”家庭本身规模的减小,也就是出生人口数量的有限。阿里耶斯·飞利浦认为,这种现象不仅与客观条件(儿童死亡率的降低)有关,同时与孩子在家庭中新的地位有关。从这个角度来看,家庭中人际关系的突出地位与家庭规模的缩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确实是相辅相成的。正是大家庭的终结使我们集中精力集中在少数的几个孩子身上,并且使成员之间的关系个性化,不是吗?如同在一个父亲是技术工人的拥有四个以上孩子的家庭,年轻人获得中学教育的机会要比同等家庭条件下仅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减少一半。在法国生活的外国人生育率的下降也反映了他们对接收行为方式的看齐,特别是对孩子及其成功的积极关注和努力在他们身上也表露无遗。

伴随着这种“收缩法则和新事物的逐渐涌现”,涂尔干提出了自己的第二个观点:家庭形式的演变取决于“历史发展的基本因素”。“由于社会环境和社会阶层的丰富和多样化发

^① A. 比尔吉埃, F. 勒布伦,《欧洲的101个家庭》, A. 比尔吉埃, C. 克拉皮什·祖伯, M. 谢阁兰, F. 佐纳邦,《家庭历史》,第2卷,柯林出版社,巴黎,1986年,17—91页。

展,那么与之密切联系的个体组成的家庭必然要向反方向收紧。”确实,“我们的社会越是变得包罗万象,那么个体之间就越容易产生分歧,所以人们只能在一个更小的范围内才能达成共识,这种趋势无法遏制,而且会继续发生并得到肯定”。社会的城市化发展,通信方式的不断发达,都使个体越来越不受某某阶层规则和约定俗成的束缚。那么,家庭共同体的形成必然会随着这种扩张而缩减。

涂尔干认为,家庭的运行(以及家庭的形式)取决于社会形态学。由此产生了他的另一重要观点:家庭共产主义的衰退,换来的是个人主义在家庭中的兴盛。“家庭成员的个性”越发从家庭整体中脱颖而出。个体差异变得“更多更巨大”。现代家庭赋予每个家庭成员的自主性超越以往任何一种家庭形式。这种个体间的差异性“作为个体个性的一部分,在加深和加固,并且必将会继续发展。每个人都会更多地展现自己的面貌,运用自己的方式去感受和思考问题”。这种遵循自我逻辑的趋势,限制了家庭共产主义的发展,因为后者“强调个体同一性,强调各种观念围绕在统一的思想下相互融合”。(涂尔干,1921年)

个人自主摆脱了狭义或广义家庭融合所带来的约束,它对家庭的运转有着重要的影响。在以经济遗产传承为第一目标的家庭中,遗产是家庭生活的核心。卡尔·马克思也如是阐述了这一观点:“长子世袭制的受益者,也就是长子附属于

土地,土地就这样被一代一代继承下去。”^①而在现代家庭中,情况正相反,亲缘关系不再倚仗家庭成员共有的财产物资:“事物越来越不能在家庭社会中充当有效的精神纽带。”是男人与女人,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交往交流使家的灵魂得以鲜活。

●“事物”在家庭和社会学方法论中的地位

《社会学方法论规则》(1894年)是最著名的社会学方法论论述,该文章认为“应该像对待事物一样来处理社会问题”,也就是从其最“外部”的表现来对社会行为作出客观的判断。如果将这种观点与本文作比较,我们就会注意到现代家庭社会学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也就是说,相对于以人和关系为中心的家庭来说,以遗产为中心的家庭更容易从外部,像对待客观事物一样对其进行理解分析。而对于现代家庭,我们又如何将情感、人际关系满意度、个体差异、归属感等概念客观化呢?

特别是对诸如经济、人口统计学等定量化研究方法而言,研究者常常倾向于忽略这些社会现象,因为后者难以把握,那么对它们的研究只能停留在形式上的物与服务的交换层面上。随后这种数据化的趋势也顺其自地出现在社会科学的研究当中,于是后者开始分解现代家庭的特性,并且将该领域的研究委托给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来处理。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再次复兴的家庭社会学把对情感和关系的研究置于次要地位的原因,但实际上正是在这些现象背后隐藏着

^① 由P.布迪厄引用,《土地和婚姻策略》一文,《实践的意义》,午夜出版社,巴黎,1980年,249页。

问题的实质：家庭生活条件的不平等。对家庭内部关系的关注，其主要后果之一就是离婚，对于这一现象的研究更多地引起我们对经济层面的思考，而不是对情感冷漠、配偶双方不满意度的增加以及婚姻生活不悦的思考，这是发人深省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理论问题，比如现实的社会构筑、行为合法化、价值观体系及其表现等，加之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使我们今天能够对现代家庭中人与人关系缔结与解体的方式一探究竟，而我们每个个体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范围中进行自我构建和（永不停歇地）社会化过程的。

4. 当代家庭社会学缺乏对代际关系的关注

涂尔干认为其分析的理论依据十分可信：家庭个性化“绝非昙花一现而相反会不断加深”。对此观念的笃信使他提出遗产继承现象将会逐渐消失的理论。立遗嘱的权利——也就是有权决定每个人获得财产数额，甚至是决定遗产继承者的权利——“出现在了家庭的某些次要领域，甚至向核心领域蔓延……父亲可以完全或者部分免除其子女的继承权”。在现代家庭中，由于物质失去了在家庭事务中的有限地位和特权，一方面财产继承被附属于人际关系之下，另一方面有可能被完全取缔。通过对涂尔干讲义的整理，马塞尔·莫斯注意到，涂尔干一直在强调一个事实，即在某些职业领域代际之间的传承已经是无法实现的了：“有一类工作者无法将自己的劳动